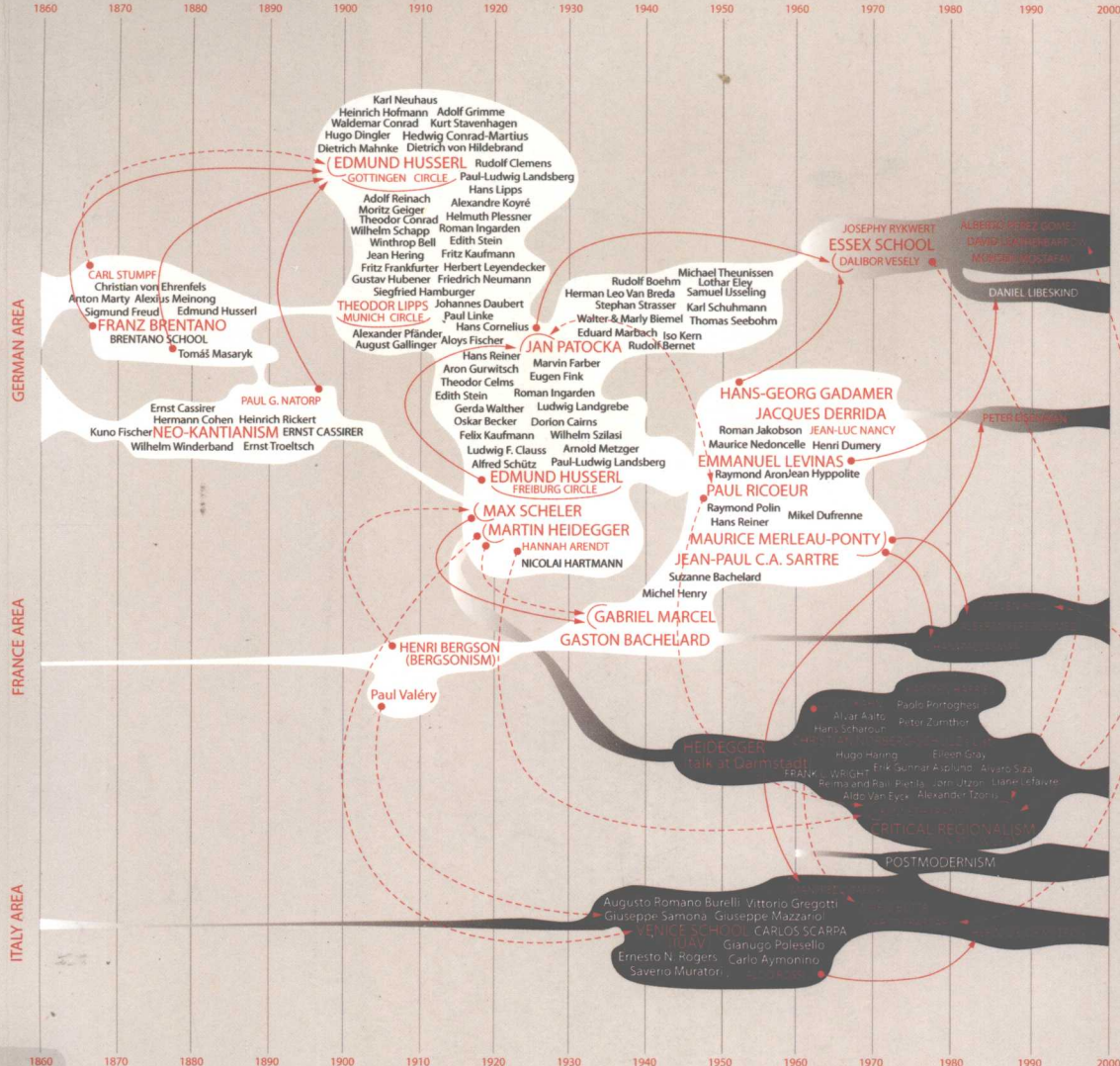




现象学与建筑的对话

主 编 彭 怒
支文军
戴 春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现象学与建筑的对话

主 编 彭 怒
 支文军
 戴 春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象学与建筑的对话 / 彭怒, 支文军, 戴春主编.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608-4018-5

I. 现… II. ①彭…②支…③戴… III. 建筑学—研究 IV. TU-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1283 号

现象学与建筑的对话

主 编 彭 怒 支文军 戴 春

责任编辑 江 岱

责任校对 张得胜

设计制作 凌 琳 陈 彦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2473 (团体订购) 65985079 (零售、邮购)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3 彩插 8

字 数 480 000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608-4018-5

定 价 7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序一	郑时龄	006
序二	倪梁康	011

“现象学与建筑研讨会”缘起和评述

偶然发生·必然发生	张应鹏	015
思想·方法·对话：2008 苏州“现象学与建筑研讨会”评述	彭 怒 支文军 张晓春	018

现象学和建筑／建筑学的关系

现象学与建筑学的思考	陈嘉映	035
“建筑现象学”与“现象学的建筑术”：关于现象学与建筑／建筑学之关系的思考	倪梁康	040
作品·存在·空间：海德格尔与建筑现象学	孙周兴	047
建筑中的神性	陈小文	058
现象学和建筑学师承关系图解	丁力扬	068
建筑学的构造及其问题：来自现象学透镜中的解读	童 明	080
现象学与建筑理论：为建筑师写的入门	缪 朴	108
现象学理论作为当代建筑学的基石	季铁男	131
建筑细部研究的方法论：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讨论现象学在建筑细部研究中的启发	周庆华	139

现象和建筑的反思：超越作为学科的建筑学和现象学

放大：时间与空间存在角色的互换

李凯生 149

空间迷惘

董豫赣 178

关于海德格尔《筑·居·思》的讨论

海德格尔《筑·居·思》句读

邓晓芒 197

栖居中的家何在？ 找寻最适合人居住的非高科技建筑

张祥龙 227

临危而居·以自然为本：也谈《筑·居·思》

张志扬 240

建筑就是“让安居”：海德格尔论建筑的本质

张廷国 249

Nostalgia和建筑：跟随海德格尔的《筑·居·思》

钱捷 257

体验·记忆·空间·场所：建筑中的现象学思考

建筑空间的场所体验

郑时龄 267

时间·记忆·空间

沈克宁 273

瓦尔斯温泉浴场：建筑设计中的现象学思考

贺玮玲 黄印武 278

建筑，一个时代的面相：本雅明建筑体验之现象学维度

汪原 291

卡夫卡的空间图式

张莉 张应鹏 298

目 录

现场对话

现场对话1	陈彦	整理	307
现场对话2	董艺	整理	317
现场对话3	何如	整理	336
现场对话4	凌琳	整理	345

“现象建筑/建筑现象”建筑展

策展前言：现象建筑 建筑现象	冯国安	357
七位建筑师图文	王澍 董豫赣 刘家琨 童明 李凯生 张应鹏 贺玮玲	358

附录

与会代表		375
会议议程		376
与现象学有关的重要建筑文献	丁力扬 张晓春	整理 378
译名对照表	陈彦	整理 381
致谢	彭怒	384

序一

郑时龄

哲学涉及许多学科的根本性问题，尽管学科之间的差异远远胜过共性，哲学与建筑学仍有许多相通之处。

首先，研究哲学和建筑学这两门学科的人，终生都在探讨究竟什么是哲学，究竟什么是建筑的终极问题，而且这也是所有从事这两门学科的人从青年时期到迟暮之年都永远无法参悟的问题。

其次，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哲学与建筑学都关注世界观，关注整个自然界、社会、人和思维的体系。哲学和建筑学都是十分宏大的体系，都研究世界，研究社会和社会的人。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曾经说过：“哲学家研究人，对象是人的幸福。”^[1]我们也同样可以把这段话用在建筑师身上。

此外，哲学和建筑学都是一种生成概念的活动，正如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所说：“哲学是一门形成、发明和制造概念的艺术。”^[2]也许，我们可以改成某位建筑理论家的话：“建筑学是一门形成、发明和制造概念的艺术”，似乎也不见得会太离谱。德勒兹对当代建筑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日本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黑川纪章（1934–2007）从德勒兹与心理学家瓜塔里（Felix Guattari, 1930–1992）超越二元论的关于链环、根茎和系统模式的概念中得到启示，提出了共生思想和多元世界，主张历史和现代的共生、部分和整体的共生、生和死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生。

哲学家越来越融入建筑学，哲学家用比喻和隐喻探索建构、建筑等问题，

甚至直接研究建筑。关于音乐与建筑的关系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是德国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在《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Kunst*）中的一段关于建筑艺术的论述。谢林的自然哲学对德国古典主义建筑大师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 1781—1841）的文化理论和建筑作品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主张“美是自然智慧的视觉证明”^[3]。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对美学的贡献也是对建筑理论的巨大贡献，建筑在黑格尔的三阶段体系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建筑是文化发展变化的初级形式。黑格尔关于“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关于“建筑艺术的基本类型就是象征艺术类型”的论述一直是建筑理论和建筑美学的源泉。

英国美学家、哲学家爱德蒙德·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和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关于崇高的古典论述在当时就极大地影响了建筑理论，18世纪法国建筑师和理论家艾蒂安·路易·部雷（Étienne-Louis Boullée, 1728—1799）的《论建筑》就深受崇高理论的启示。崇高问题也是当代建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崇高成为影响现代主题结构的“自我转型话语”。

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家就借鉴了建筑学的一些概念。从柏拉图（Plato, BC427—BC347）开始，哲学家就从建筑学借用建构的概念来比喻国家和城市的架构，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关于城市和建筑的表述。苏格拉底（Socrates, BC469—BC399）关于完美的国家架构的思想，就来自建筑艺术的启示。19世纪末，也有许多哲学家研究建筑的本体问题。

当代哲学家也从思想上建造现实和形而上的建筑，认为建筑是思维方式的产物。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认为建筑是有生命的石头，批评当今的大都市缺少安静、宽敞与延伸而又能让人沉思的场所。尼采也曾经提出概念的建构（*der Bau der Begriffe*），主张建筑是哲学意志投向权力的审美客体，提出“言说的建筑”和“知觉的建筑”的概念。他认为，思想的艺术和建造的艺术，如同所有的创造领域一样，都源自生命的基本需要。尼采做过这样的比喻：“在现代世界中，一事物如此必然地依赖于他事物，以至谁只要拔出一根钉子，他就会使整座建筑动摇和倒塌。”^[4]

现代建筑运动的创始人如德国建筑师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 1880—1938）、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 1883—1969）、路德维希·希尔伯赛默（Ludwig Hilberseimer, 1885—1967）、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 1887—1953）和瑞士裔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奥地利裔美国建筑师理查德·纽特拉（Richard Neutra, 1892—1970）都曾经受到尼采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比利时画家、设计师、建筑师亨利·范德维尔德 (Henry van de Velde, 1863–1957) 是现代建筑的先驱之一, 他关注艺术的起源和目的, 关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艺术与美的法则之间的关系。为此他放弃了绘画而转向实用艺术、工业设计和艺术理论研究, 受康德和黑格尔影响, 尤其受到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的影响, 在设计中探求一种时代的新风格。

20 世纪哲学对当代建筑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筑理论家和哲学家共同关注于现象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哲学家对普遍世界的关注也使他们将视野向建筑学的领域拓展, 激发了建筑界对哲学理论的引进, 尤其是承担培养未来建筑师的建筑学院, 普遍关注并探索建筑学所涉及的哲学问题, 以哲学的视野审视建筑学的未来。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 受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和法国科学哲学家、现象学家加斯东·巴什拉 (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 的影响, 建筑上的现象学思考开始取代形式主义, 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建筑理论, 现象学成为当代建筑理论的首要范式之一, 并且奠定了当代崇高美学的基石。建筑理论界向哲学的领域拓展, 哲学成为建筑历史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理论基础。在当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下, 建筑理论重新审视建筑的许多基本问题。思维价值的提升使建筑界重新审视技术与现代性的问题, 认识到建筑需要一种“形而上学的维度”, 向哲学寻求理论支持, 重建建筑理论体系。

除现象学外, 海德格尔的思想也对当代建筑的建构理论具有深刻的影响。海德格尔认为, 建筑不仅应该有表现不同材料的能力, 而且应该能够揭示世界存在的不同情形和方式^[92]。

加斯东·巴什拉提出以超越笛卡儿现象的概念去理解建筑。他的《空间诗学》(*Poetics of Space*) (1957) 提倡记忆与想象的融合, 推崇梦幻的诗意。他对法国城郊宅邸的诗意探索与海德格尔心中的德国农舍有异曲同工之妙。以法国耶稣会修士洛吉耶神父 (Abbot Laugier, 1713–1769) 对建筑起源的论证为代表, 古典主义建筑理论认为原始茅屋是建筑的起源, 可以视为建筑与哲学共同探寻人类社会的本质问题, 建筑探讨的是建筑的物质性本质, 而哲学探讨的则是精神根源。巴什拉的理论为当代建筑理论提供了论述先锋派建筑的论据, 指出采用陌生化的方式颠倒美学术语, 以奇异取代崇高, 从形式上表达与传统美学思想疏远的先锋派策略。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1929–) 可能是最直接论述建筑理论的当代哲学家。他关注公共领域和相对性的问题, 1980 年对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保守主义进行了抨击, 为此发表了《现代性, 一个不完整的方案》(*Modernity, an Incomplete Project*) 一文。他认为, 这是一种逆向的先锋派。这届建筑双年展上由意大利建筑师和理论家保罗·波多盖希 (Paolo Portoghesi,

1931—)策划的1980年《历史的风采》建筑展,那条模仿热那亚古典主义“新街”的“最新的街道”吹响了后现代历史主义建筑的号角。这次展览备受争议,有些人认为是怀旧式的、“衬景”式的,而策展人则认为这是建筑开辟的新风尚。哈贝马斯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又发表了《现代与后现代建筑》(*Modern and Postmodern Architecture*)一文,在历史的文脉中论述城市与建筑,批判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另一种建筑对现代建筑运动的对抗,将后现代主义建筑师比作“超现实主义的舞台设计师”。哈贝马斯对后现代历史主义建筑的批判比建筑界领先了10多年。

法国哲学家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是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在利奥塔的影响下,建筑不再相信英雄主义式的宏伟叙事和大手笔。

被誉为建筑哲学家的美国建筑师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 1932—)和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 1944—)将结构语言学引入建筑思想,关注建筑的语言表现。埃森曼认为建筑文本在潜在意义上是无限的,不应被局限在学科领域内或是传统题材中,而应打破传统的界限,跨越其他学科。屈米甚至被比作建筑界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埃森曼曾提出建筑文本理论,他与德里达的广泛交流推动了将解构主义引入建筑学。德里达曾就建筑问题与埃森曼进行了题为《吸纳欲望的建筑》(*Architecture Where the Desire May Live*)的对话。德里达研究过是什么构成了“建筑的建筑学”,同时建筑的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也对哲学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建筑理论的范式与哲学理论的范式在许多方面都成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建筑界与艺术界、文学界曾经有过多次对话,哲学界与艺术界也曾有过对话,而这次在苏州召开的研讨会是建筑界第一次与哲学界的对话,请到了众多中国当代哲学大师。今天的建筑界比以往任何时代,也可能比任何艺术领域都更为广泛而又深入地谈哲学、谈解构主义、谈现象学,许多研究生的论文都涉及哲学,但是哲学与建筑理论往往还是两张皮,很少有人能真正地融会贯通。

在哲学家看来,也许建筑理论界十分幼稚。实际上,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没有人能把建筑理论的著作都读全,再说,建筑理论又涉及广泛的建筑实践。我们自己对建筑学的很多问题都还没有读通,再读哲学的书,更是无法读通,更不要说读懂。像阿尔伯蒂(Leone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那样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全才,既是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又是建筑师、建筑理论家、音乐家、密码学家、剧作家等,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中国的建筑理论界也从哲学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重建了建筑学的理论,尤其是借鉴批判哲学,借鉴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文化哲学和文化理论已经成为建筑理论的核心思想。我们现在也需要从原来的埋头拉车,往上面抬头看看哲学界,不仅关注形而下,也思考形而上的问题。这次研讨会上,得以晤见那些只是在哲学论著中见到过名字的大哲学家,真是三生有幸。

本次研讨会成功召开要感谢中国哲学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感谢《时代建筑》杂志。没有《时代建筑》杂志的组织,这次会议就不会召开。同时也要感谢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感谢苏州市规划局、九城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及苏州广大置业有限公司的赞助和贡献。

参考文献

- [1] 阿尔维修. 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引论)[M]// 冯契等编. 哲学大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1923.
- [2] 吉尔·德勒兹, 菲利克斯·迦塔利. 什么是哲学? [M] 张祖建,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7: 201.
- [3]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M]. 王骏阳,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81.
- [4] 尼采. 悲剧的诞生[M]. 周国平,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123.

作者简介

郑时龄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序二

倪梁康

倘若没有海德格尔《筑·居·思》等文章，虽然不能说就完全无法想象现象学与建筑之间的直接联系，可如今在现象学与建筑方面的热闹议题，多半就很难出现了。这有些类似于海德格尔在现象学与艺术的关系上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他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在艺术现象学方向上的推动。故而，在现象学与建筑之间的联系，大多是因海德格尔之缘。

汉语学界最初关注这个联系的是建筑师而非现象学家。还在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前2年和《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年刊第一辑出版前3年，季铁男先生便已在台湾主编出版了《建筑现象学导论》一书（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可见对于现象学，建筑师要比哲学家更敏感些。

按黑格尔的说法，哲学家本来就应该像猫头鹰一样在傍晚才起飞。在16年之后，也是在汉语领域讨论了许多现象学的专门议题（语言现象学、现象学与社会理论、艺术现象学、政治现象学，等等）之后，现象学家与建筑师们才终于会聚到一起，共同审视现象学与建筑的这段相对漫长的因缘。

“现象学与建筑研讨会”于2008年5月24-25日在苏州召开。从提交的会议论文来看，内容大多与海德格尔的建筑思想有关。与其说它们是对建筑现象学的思考，不如说是对建筑存在论（或生存建筑学）的领悟。因为它们涉及的内容更多是作为基本生存方式的筑造意义，而不是建造的意识活动与被建造的意识对象的关系。

但无论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还是在建筑思想界关注的热点，仍然还被称作现象学与建筑或建筑现象学，而不是存在与建筑或建筑存在论。这必定有其自己的

理由。于是我们要问：除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建筑现象学或建筑存在论以外，还可以想象出现象学与建筑的另类联系吗？暂且不说现象学对建筑究竟有何助益？而只说现象学还能够对建筑说些什么？

现象学家首先会说，建筑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名词。作为动词，它指的是建造的活动或建筑行为；作为名词，它指的是被建造的对象或建造出来的东西，或建筑物。当我们说“建筑”的时候，往往会忽略这样一些内在的划分，哲学家也不例外，以至于胡塞尔会说：“尤其是对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的混淆，乃是哲学的遗传恶习”。初看上去，现象学家，尤其是胡塞尔式的现象学家，始终坚持回溯的反思的观点，他们可以通过反思来考察建筑活动或建筑行为；而建筑师生活在直观的、自然的观点中，朝向被建造的客体，无论它们是已被建造的还是有待建造的。现象学家与建筑师之间的关系，因而好像是一种类似于文学评论家与文学作家、电影评论家与电影制作者、艺术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理解当然是极为粗浅的，它使现象学家在建筑领域显得多余，建筑评论家完全可以取代他。

现象学要求在反思中的直接观视。这首先意味着他需要直接体验自己的意识活动，这是第一性的。通过同感而获得的他人的意识活动，只能是第二性的。如果现象学家不同时是建筑师，他就无法成为建筑现象学家。同样，如果建筑师没有经过现象学的训练，没有把握现象学反思的精髓，他就无法成为建筑现象学家。

一个确切意义上的建筑现象学家，必须是一个从事建筑活动，并且不断对自己的建筑活动进行现象学反思，从而把握到其中的本质要素的人。他是一个既创造建筑物，也对自己的建筑创造活动进行本质直观的建筑师。与文学创作活动相比，这里的情况有些类似于横光利一写的《作家的奥秘》或史铁生写的《写作与越界》：其中关于第四人称的说法，没有小说写作经验的人，无法做出揣度。同样，现象学家对建筑师的建筑活动是无缘置喙的。现象学家的任务只能在于，一方面提醒建筑师不时地反思自己的建筑活动，以及这个活动与它的结果建筑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帮助建筑师学会描述和分析自己的建筑活动及其相关项，把握其中的本质要素。

这是我所理解的现象学与建筑的关系，更严格地说，是现象学与作为建筑活动和建筑对象的建筑的关系。在现象学家与建筑师之间的另一个可能的合作方向是在空间现象学的问题讨论方面，或许还可以期待日后在这个方向上的具体落实。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师弟张应鹏博士（九城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促成了此次现象学家和建筑师的聚会与对话。

2008年7月28日

作者简介

倪梁康

博士，教授，长江学者，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所长

『现象学与建筑研讨会』缘起和评述



偶然发生·必然发生

张应鹏

建筑学与现象学的相遇，尤其是大规模的相遇，在中国，不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情。首先是因为：过去，建筑是形而下为“术”，建筑者为“匠”而不为“师”；现在，建筑学被定为理工科，高考前就从文科中分离出来。建筑与哲学，甚或，建筑学与现象学，在等级上属于不同的范畴，在分类上属于不同的科别，它们被人为地割裂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所以建筑学与现象学的相遇必然是偶然的。

建筑学与现象学的相遇是必然要发生的事。只是相遇的时间不一定是2008年5月24日，只是相遇的地点不一定是在苏州，甚至相遇双方的人员也会不尽相同。但相遇是必然的，建筑只有经过哲学才能形而上为“学”，建筑者才能由“匠”蜕而为“师”。

在哲学中，尤其是西方哲学中，现象学所关注的场所精神（德国，海德格尔）和空间体验（法国，梅洛-庞蒂）都是和建筑空间有着直接关联的。所以，建筑学与哲学的相遇，首先在现象学上相遇是理所当然的了。

倪梁康、彭怒和我是这次相遇的主要策划者。

说是策划，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虽然后来确实一直都在“精心策划”着。但事件的开始，却是始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

那天，偶然倪梁康夫妇来上海看他们的儿子倪羿林（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在读学生，正在我们上海公司实习），然后打电话请我吃饭，吃饭的地点定在同济大学专家楼里，是孙周兴定的。孙周兴当然也在场，在场的还有北京的陈

小文——现任现象学委员会秘书长。由于第二任秘书长是孙周兴，第一任秘书长是倪梁康，那晚是3任现象学委员会的秘书长都在。饭间无非是聊一些文人之间的“闲”话，既有现象学也有建筑学。聊建筑的原因是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建筑界，同时又有倪羿林在场。不过必须强调一下孙周兴，他先前因为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已经在建筑界染指很深了，后又从浙江大学来到同济大学，这样就不可避免（也有可能是有意避免或者是主动渗透）地和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有了诸多的瓜葛。

在这样的谈话语境中，提出组织一次现象学与建筑学的对话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当下中国建筑的空前热潮又成为发生的必然理由。在这样的语境中，这种建议是很容易被采纳的。于是时间就定在2008年5月，地点就定在苏州。

一件看似严肃的事情就这样被偶然地决定了下来。

之后不几天，《时代建筑》在苏州组织了年会，晚上和彭怒偶然聊起此事，没想到她对此事也非常感兴趣，并表示可以一起来策划和组织这次活动。我当然是喜出望外，她的学识、她的认真，我一直都是十分钦佩的。事实证明，她的加入、《时代建筑》的加入，为后来会议的成功举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事出虽属偶然，但有意思的是，分析起来，我们3个人都有着应该为这件事而努力的必然理由。

倪梁康至少有两条必然的理由。首先是他作为中国现象学界的权威学者，作为中国哲学现象学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首任秘书长，这是他所代表的现象学领域的身份；二是他的孩子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现在应该已去德国继续学习建筑了），这说明他和建筑学已经由学术关系上升到亲缘关系了。

彭怒的必然性理由我是后来才进一步认识到的。她原来的研究方向和理论功底我是基本了解的，后来才知道，她的先生李凯生的博士论文就已直接涉及很深的现象学思想方法，而且倪梁康就是他博士论文的哲学界评阅人。

我自己，自然也是责无旁贷的。首先从根本上，我就不认为建筑学是纯粹地属于理工科范畴。我博士学位的方向选择哲学而不是原有建筑学方向的继续，就是想弥补建筑专业中人文知识的不足。同时，也正是因为已经有了这种两个学科的学习经历，所以也就更容易处于这个对话的中间状态。

此次会议得到苏州市规划局的大力支持，首先是局长邵建林的支持。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他办公室里聊其他的事情，偶然地提到最近正在筹备现象学与建筑的会议，没想到他也非常感兴趣，并决定大力支持。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所以以前对政府官员还不够了解，一直以为政府官员的兴趣主要是政治或者经济，形而上的文化是属于文人们的事。但有时候竟然错了，苏州是有很深文化积淀的城市，苏州的官员常有着非常浓重的文化情结，尤其是出生于苏州的苏州官员。这可能就是他所以会大力支持的必然性理由吧。